

wh | 诗路花语

南沙之歌

■ 王登平

辽阔美丽的南沙
宛如星河从天而降
牵手印度洋，拥抱太平洋
大爱挽着你我他
亲人牵挂的南沙
与黄河流域一家
条条珍珠链，母亲胸前挂
百舸争流齐奋发
啊南沙，祖国的南沙
你是凝固的诗行
吟诵历史的风采
孕育华夏的希望
啊南沙，祖国的南沙
你是和平的交响
传播友谊的音符

高山上的黎民

■ 李孟伦

从南海边沿着河流一直进入山谷
可看见一排排的船形屋面朝大海
在风雨中依然带着海碱碱的味道
人们抱着柴米油盐瓢盆住在屋里
屋里一年四季炊烟袅袅冬暖夏凉
村前村后人们刀耕火种鸡狗往来
在山间晨来听鸟音晚来看蛙鸣
披阳光披月亮披星星看花开花落
守护大山的翠绿守护天空的蔚蓝
与鸟儿一样自由与晚风一样舒畅
我们走进大山就是进黎民的生活
船型屋是先民在海边时船的模样
千年之前千年之后黎民依然记得
祖上在辽阔的海边种田织网打鱼
居住的地方啊没有篱笆没有围墙
像风儿一样与大地一起自由自在
直到后来汉人来了才把家搬进大山
人们将过去与酒一起倒在肚子里
每当太阳走向西山留下一片晚霞
挂在山林间幻化成了七彩的光芒
光影下入暮的老姐总坐在河一头
痴痴地遥望着大河流入海的一端
也许辽阔的大海才是故事的开端

龙昆南的下午三点

■ 谢耀中

下午3点钟的太阳
在这个冬日的午后
她的热情，
有些迟疑 裹挟着 三依腴腴的电驴
泗游在这陌生又熟悉的龙昆南
波光激滟的车流里——
一匹宝马，花枝乱颤
一辆大奔，呼哧喘气
轰隆而过
一驾粗蛮的东风大卡
没有丝毫的畏手畏脚
一路昂首，一路向前
此刻，人到中年的三依
驮着一脸俨然的生活
匍匐在这个城市的某个犄角旮旯
正穿梭而过
这熟悉又陌生的龙昆南 总是——
一路沉默，一路欢歌

海口，一条条道路靓丽起来

■ 乐冰

对于海口，我心存感激
曾经许多美好的时光在这里度过
我不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
每天与她相遇
我都想表达无限的感恩
这些年来，
我一直在试图寻找一种方式
表达对她的爱恋
可看着她一天面容消瘦
像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
我的心像落下了冰霜
我多么希望有阳光照耀
让心里的冰霜融化
现在，我冰冷的心已慢慢苏醒
阳光穿透窗户照在我身上
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海口
每天都在发生让人欣喜的事情
过去经营的不见了
商店门前的卫生干净整洁了
原先司空见惯的沉珂得到病除
一条条道路靓丽起来
海口又像回到春天
人们感受着阳光
赞美幸福的生活
我看到近处的青草、绿树
更远处幸福的目光

投稿邮箱
hnrwbxb@163.com

wh | 心香一瓣

■ 孔见

我出生在一个叫做天涯海角的地方，荒凉的沙滩上，到处都是仙人掌和野生的蒺藜，还有残破的船，甚至溺水者冰凉的身体。很小的时候，我就被告知，我生活在一座岛屿上，四周包围着茫茫无边的大海，头顶则是吞没一切的天空。站在高耸的海岸上，我感到整个世界都要离我而去，一种被遗弃的感觉缠绕在幼弱的心中，像一团挥之不去的云雾。我觉得，我出生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家乡，我的家乡在苍茫的海天之间，人活着有什么意思？这样的问题像毒蛇一样纠缠着我的思想，让它陷入一种落寞的沉思当中，寻寻觅觅，时常听到一个声音在缥缈地呼唤着我的名字，就像母亲在呼唤迷失的孩子。坐在房间里，有时会觉得有人在敲门，拉开门外面却空空荡荡，只有无形的风胡乱地吹向四面八方。

我对生活的记忆是从一个梦开始的。在梦中，我从天空最深邃的高处突然失足，身体旋转着跌落下来，像一个自由落体，一只被击中的鸟，掉啊掉啊，越掉越快，所有的云都向我涌来，却挡不住我坠落的速度。就在快要落到地面的时候，我惊醒过来，大汗淋漓地喘着粗气。这时候，支撑着我睡床的地面才变得真实起来，它布满了厚厚的尘土，人就在尘土里生活。这个梦成了我睡眠的一部分，在重复了无数遍之后，它变得十分熟悉，以至于在堕落的过程中，我就提示自己，不要害怕，没事，

你不会死的！直到大约三十岁之后，这个梦才从我的睡眠里消失。我终于体验到无梦的睡眠是多么酣畅。

揪心的问题裹挟着惶恐不安的梦，使我变成一只焦虑的蚂蚁。我是一个不合群的孩子，一种不溶于水的液体，即便是与小伙伴们玩得很开心的时候，背后都有一种深广的孤寂。我不太关注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情，去围观别人的热闹，也不太能够理解大人们在想些什么。然而，他们之间为了某件东西是你是我、是多是少而大动肝火，恶语相向，甚至大打出手，总让我感到深深的伤痛与悲哀。在我看来，许多人活着似乎是为了相互折磨、彼此虐待。内心时常感叹，这一切是多么无意义的啊。每当母亲与邻人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不论在理不在理，我都站到对立面来责备她，以至于她老觉得我不是她自己亲生的。

由于总想着怎么从这些荒凉的事物之中逃离，对眼下的生活与人们的行状无心留意，以至于直到今天，我都无法向别人绘声绘色地描述自己认识的任何一个人，包括他们之间撕撕扯扯的事情。特别是复述人与人相互对骂的情形时，我总是找不到相应的词汇。我很佩服有的女作家，可以津津有味地描述家长里短，把一场鸡毛蒜皮的吵架写得硝烟滚滚、惊心动魄，如同一场战争，但我不喜欢。我很怀疑她和所写的人，是一样的，这很不美好。不入世的态度，阻止我去成为一个好的叙事者。因此，在凭着想象力写过一阵子寓言性的小说之后，我就主动选择中止。

大学时代，我读的是历史，但它并

不妨碍我对文学如饥似渴的痴迷。走进社会之后，我过于单纯的心智或许博得朋友的信任，却不利于应对人际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；过于鲜明的道德感也让我难以融入世俗。文学的爱好非但于事无补，反而加剧了内心的忧患。它把我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人，看到一片落叶也会浮想联翩，对很多的事情无能为力，却又无法释怀，空抱一腔滚烫的情愿。我的夜晚变得比白天还喧闹，简陋的木板床翻腾着汹涌的波涛，有时半夜里爬起来，像比目鱼一样在月光下到处游荡。我知道自己已经陷入迷津之中，实在不愿长此下去，被自认为无意义的生活搅得昏天黑地。我必须看清这个世界，和生命的真相，哪怕它是多么狰狞。

“未经检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。”古希腊哲人的箴言，被抄录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，成了我的座右铭。我决定从文学的习写转向哲学的思问，开始了精神寻乡的漫长旅程。八十年代，国门敞开，西方思潮鱼贯而入。顺着潮流，我寻访过克尔凯郭尔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尼采、弗洛伊德、荣格、萨特、海德格尔，还有爱因斯坦、波尔等众多思想家，他们的话语都曾开启过我的心智，却未能缓解自己内心的焦虑与惶恐。我惊讶地发现，许多备受顶礼的现代主义大师，如波德莱尔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尼采、卡夫卡，其实都是些病人，而且有的已经病人膏肓，不可救药。他们其实是人类精神的祭品，代表同胞去受难。其价值不在于化解什么问题，而只是将遭遇的问题尖锐化地摆到人面前，让人有

wh | 家在海南

湿地守护者

■ 赵承宇

三十年前，我刚从外地调回东方市工作时，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，在东方这块炽热干旱、风沙飞扬的土地上，竟然还会有一块候鸟越冬的湿地——面前海湿地。

东方的四更村面向大海。千百年来，村里人把眼前的大海叫作面前海。村前的大海，海岸线很长很长，而且是一条浅海海岸。漫长的浅海里长着密密麻麻、望无边际的红树林，从远处眺望就像水中的一道绿色长城。这道绿色长城巧夺天工地为面前海岸构筑了一个偌大的天然湿地。由此，这块湿地因面前海而得名“面前海湿地”。

自古以来，当北国开始冰封雪飘的时候，一群群琵鹭、白鹤等候鸟，成群结队从遥远的北方飞到面前海湿地栖息越冬。其实，村里的前几代人中，也没有人说得清楚，究竟从猴年马月起，面前海湿地就成了越冬候鸟天堂的。据当地民间的流传，早在明代永乐年间，面前海湿地就已经是昌化县(当时四更是昌化县管辖)境内一处有名气的胜景。在明清两代，昌化、感恩一带不少文人墨客都到过面前海湿地游踪。昌化县永乐年间举人文中，游历面前海湿地后，还曾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《观湿地鹭鸟》。诗曰：“海边蓬莱众人从，鹭鹤高悬在苍穹。村口出便涉水，丛林浮现观眼中。”面前海湿地这座候鸟的天堂，除了红树林的拱卫之外，湿地里浅底的鱼虾、蒹葭的水草、适度的水温，岸边绒绒的植被，其多样性的生物环与当地的蓝天、白去、沙滩，共同打造了一座空灵圣洁的候鸟天堂。从明王朝至今，时光流淌了数百年，但面前海湿地仍历久不衰，保持着圣洁与柔美的容颜。她的幸运，是因为她深藏在一方对大自然、对生灵有敬畏感的人群当中，得到了当地世世代代的守护者对她赋予的爱戴与呵护。

面前海湿地周边有十多个村社。自古以来，这一带的村民淳朴善良、崇尚儒家传统文化。早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当地共产党面前海特别支部在这一带开展地下活动的艰苦岁月里，共产党人宁可挖草根、吃野菜，也从来不会捕杀在湿地越冬的琵鹭、白鹤，为当地村民树立了守护湿地、爱护候鸟的标杆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当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时期，尽管当地的生活并不富裕，但秉性善良、富有感恩大自然良知的村民，也从来不为“围海养鱼、围海养虾”的利益所诱惑，而去破坏湿地的生态环境。他们怀着守护者的责任担当，以主人翁的姿态守护着湿地，保护着在湿地里越冬的“远方来客”。有一阵子，当社会上传说候鸟是“禽流感”病毒的传播媒介的时候，当地的村民也未曾驱逐或捕杀在湿地越冬的候鸟。当地的村民早已把湿地看作是子孙的福地，把候鸟看作是家里的“常客”。每当冬季，湿地的上空出现晚霞与鹭鸟齐飞的美丽景观时，当地的人们倍感自豪。他们渴望自己的子孙后代都能永远看到这种天人合一、物我共存的大千世界。

近几年来，随着环保意识深入人心，更加升华了湿地周边环境的人文环保文化自觉。湿地属地的镇、村干部加强了对湿地及周边环境的保护力度，层层成立了湿地保护专业队伍。四心村党支部、村委会还把湿地环境保护工作列为建设生态文明村的重要工作任务。这几年，每到冬天，人们还经常看到很多青年志愿者组成的队伍在湿地巡逻，守护候鸟。

我向往与敬畏面前海湿地天堂，我更敬重与崇尚那些长年以来不计报酬、默默无闻地守护一方候鸟天堂的卫士们。正是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，守护了面前海湿地的圣洁与美貌！

wh | 海南风物

荔园春色

■ 刘霞

一个小小的淡绿色花苞上突起的深黄色花蕾，花蕾的四周环绕着晶莹剔透的八片淡黄色的花瓣，由花蕾的中心伸展出一根嫩黄的花茎，茎上高耸着两片洁白透亮的花蕊。这当然是一朵花了，是一朵长在荔枝树上的花。荔枝花的体积极小，不细看很难看清它的组织有这么复杂。

这是一片种植在海南的妃子笑荔枝树。海南独特的热带气候，四季瓜果飘香，花常有，树常绿，让人很难分辨出四季。荔枝花大约开在冬季与春季交替的时间，赶早一些的在冬季就开了，只是不那么旺盛，不那么浓密，多数的还只是一个绿色的花苞。当绿色的花苞慢慢展开变成一个淡绿色的花托，淡黄色的花瓣便从绿色花托里恣意伸展出来，洁白的花蕊从花蕾中心长出花茎再分成两片的时候，荔枝花算是成熟了。

荔枝花喜热闹，一个枝头绝不会只有一朵这样的小花，而是无数个小花挤在一起，一簇簇、一团团。远远地看去，满树都是淡淡的黄色花团；近看，却是一朵朵精致小巧、晶莹剔透的小花。当满园的荔枝树的枝头都纷纷挂满这种小花的时候，应该就是春天了。

春天的荔枝园异常的热闹。花儿们一朵朵，一簇簇的，挤着挨着，争相竞放，似乎在向世人炫耀她的美艳，倾诉着她的丰功伟绩。不是么？如果没有她们就不会结出那么甘甜蜜味的果实，就不会有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的千古佳句。

荔枝花的美艳吸引了无数的蜜蜂。听，不绝于耳的“嗡嗡嗡”声，正是蜜蜂们发出的赞美。养蜂人不失时机的将几百箱蜂转移到了荔枝园，自己也带着简单的行囊和做饭的炊具在荔枝园里安营扎寨了。这让种植荔枝的人脸上又多了一层惊喜，他们在内心里盘算着，有了蜜蜂来传授花粉，今年荔枝树结果的胜算又多了。

为了能让荔枝挂果的质量和数量有保证，种植户们还要将太过密集的荔枝花梳理掉一部分，以免挂果多了难以保果。多数勤劳的种植户在春节里就开始到荔枝园来梳花了，有的忙不过来，还请了工人来帮着梳花。

养蜂人和梳花人，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谈着。

梳花人谈荔枝，管荔枝可不是个省心的活，偷不得半点懒。特别是在季节里，要干的话一定要干完，否则就会影响了收成。等有了收成，还要看市场好不好，能否卖得好价钱是每个种植户最闹心的事。养蜂人谈他的蜜蜂，蜜蜂勤劳，还得有花采。海南的气候四季都不愁没有花，可养的蜂多了，却要四处流动，他们经常要风餐露宿。不过，收获倒也可观，仅这一回就有了不小的收获。

没几天，养蜂人就当着梳花人的面，从蜂箱里取出蜂窝，架在专用的器具里取蜜，只见晶黄透亮的蜜立刻就流了出来。于是，养蜂人买来成打的矿泉水，兑上刚取出的蜂蜜让人品尝。最先品尝的人当然是梳花人。尝过新鲜的荔枝蜜，那个甜哟，一直甜到了心底，梳花人一传十地很快就在当地传开了。来荔枝地尝荔枝蜜的人多起来，养蜂人一见有人来就开瓶兑蜜。现取的蜜，一点都不掺假。蜜尝人问：怎么卖？养蜂人答：50元1斤。因为觉得值，二话不说，你几斤，他几斤，有的除了买给自己喝，还给在城里的亲戚买。厚厚的百元大钞，没几天就装满了养蜂人的腰包。养蜂人就这样轻而易举地销售了自己的产品。

农历正月月底的时候，荔枝花期接近尾声了，养蜂人拉起蜂箱准备离开荔枝园。种荔枝的人邀请着“明年春天还来吧。”

养蜂人肯定地说：“明年春天一定来！”

wh | 岁月如歌

童年赶集

■ 曾 洁

冬天，瑟瑟西风吹过流年，漾着碧波清漪，亦掀起了岁月的波澜，一剪又一剪的生活故事被切成过往的篇章。

我的家乡——赤楼村，在海南岛乐东西南部的大山脚下，是一个山清水秀的村庄。那时，交通不方便，没有班车，也没有“三脚猫”，到七八公里路远的集市也得步行。小时候，在我的记忆中，每年春节前几天都要出一趟远门到九所赶集，卖点米所得的钱用一点买菜回来过年。所以，头一天要赶集卖的两头大米，父亲母亲先给我准备好，分在两个布袋里，缚在一根扁担两头。然后，第二天早晨我就起程了。

挑着两小半袋大米，迈开步奔向七、八公里之外的集市。不知为什么，那天我脚上有使不完的劲儿，竟然不觉得肩上的重担。不久，九所集市就在眼前了，我非常高兴。

赶集的人真多，很多人都来市场卖米的，人和米排成两行长长的队伍。熙熙攘攘的人群，让乡村有了色彩，有了韵律。我等了半天讨价还价全以三毛钱一升米卖出，卖出的米所得六元钱，非常开心。而后，我用一角钱买了一碗“凉粉”吃，还买了几个杨桃。接着又给家里买过年的菜：椰花菜、白萝卜、冬瓜、米粉线、生姜、蒜头、葱。这时我发现太阳已西斜，所以决定早点回家。正当我开开心心回家时，我父亲的一个学生（他已参加工作）送给我两斤粮票，并吩咐我买几个包子吃。在物质和精神都匮乏的年代，上“消费社”吃饭，简直是一种奢侈的消费。于是我把粮票珍藏起来，觉得真好，仿佛是一个时代的共鸣。所以在那当下，我立刻做出人生中最重要地决定：好好读书，将来有一份好的工作，拥有钱拥有粮票。那位大哥送我的不仅仅是粮票，而是一份希望，一份对美好未来的希望。

回到家时，已是傍晚了。父母母亲问我，肩膀疼吗？累不累？我说，不疼也不累。

童年以苦为乐。成长的底色是苦涩的，像一幅美好的油画，在深沉的、接近深蓝底色上，覆盖一层层颜料，色彩渐次明亮，风风雨雨后，乡间的茉莉花，开了。



春天（油画）

吴楚宴作

别样年味

■ 王亚娟

苦干了N多年，去年春节，突然发现自己从未休过节假日，想到漂亮的表妹嫁到海南，于是理直气不壮的向老板请了假，借口走亲戚带着太太从北京到海南过年，算是赶了个时髦，其实是想润肺，玩个生态。

表妹夫家在文昌，会文镇烟墩圩上国村。上国村是具体的自然村，又是行政村。上国行政村辖上国村、桃梅村、南星园村、鸿图村4个自然村。元末闽隆公裔待祖由福建渡琼，是为海南彭氏始祖，现在定居于上国村的彭氏一支，是明初福建莆田寄生祖裔系十世继豪迁入，建村庄于烟墩圩，坐西北朝东南，似乎得了风水的灵气，出了两位正五品官，十几位百岁老人，最近又发现无以伦比的古榕树王，好一个风水宝地、人杰地灵。

上国村至今传承着彭氏文化的精华，进村看到的第一块牌子写到：“兄友弟恭双亲乐，同心合力家才兴”。称为“祖屋”的住房，每一支建一行，每户均为“4室1厅”，按辈分从上到下、中心线笔直、规格尺寸统一，房梁讲究君臣，主梁为君最重要用料要好，一般老百姓家用百年的椰子树木，第3、4梁受力最大为臣，用料较其他都要大。表现了君臣、恭亲、公平、同心。

文昌县表妹家里辈分最高的为继豪祖第20世仕材，大家尊他“七公”，有德、有才、有文化、重情感，他可是有名的“电影才”，当年村民看电影都是七公一边放映一边用海南话翻译，声情并茂、有板有眼，儿女也都以著名电影取名：红霞、红岩、红日。他老人家闲不住，每天除了四处走动关心各家灯笼灯火烛外，还随时关照我们的生活，不时安排老二媳妇从地里摘回自家种的绿叶蔬菜，今天鸡下了个双黄蛋，硬往我手里塞，“双黄蛋，自己下的，自己下的，吃完了还有”。上国村是有名的侨村，家家都有华侨，七公的外甥在加拿大，侄儿在新加坡，前年还回来看望了老人。

文昌人过年最重要的活动——祭公、祭祖。每年腊月三十，在海口、在大陆、在国外的文昌人都纷纷赶回祖屋祭公、祭祖。表妹提醒年三十那天出发要早，怕堵车赶不上祭公，当天果然体会到文昌人的过年情节，驾车从海口出城，一路车流浩

浩荡荡，随着进入文昌境每个路口不断分流，进文昌、进会文、进烟墩、进上国村，最后只剩下我们的车就到表妹家了。

阿公阿妈早已迎在门口，赶快洗手，用小箩筐挑上鸡、鱼、肉、酒，蜡烛、香火、纸钱，到村庙祭公，将带去的贡品呈上祭拜先祖。供品很重要，选最好的文昌鸡，杀鸡留下的刀口有讲究，鸡皮要完整，鱼要大小品种要一致，相对摆盘。燃烛、焚香、鞠躬、烧纸钱后，放鞭炮仪式完成。文昌每个自然村都有自己的村庙，宗家族人碰面后相互问候，坐下来抽支烟，聊聊天常叙叙事。

阿公阿妈倾注全部感情指导儿子祭祖，文化就这样得以传承，香火才得以延续。首先把香烛点燃，拜在祖屋最高的位置，其次在八仙桌上呈上鸡、鱼、肉、菜、酒、饭，点上油灯，贴公仔，换对联，一切一丝不苟，气氛庄严，阿妈这时说了一句话“所以要生儿子呀”，大家都笑了。欢颜、喜悦，张灯结彩，其乐融融！如此直到初三，过年的情节、味道一直延续，后走亲访友，走到腿软脚酸，意味深长！

初一早晨放鞭炮，吃斋菜年夜饭，这是一辈子的念想，一生的享受！只有阿妈做的最好吃，有十样食材，黄花、木耳、香菇、发菜、腐竹、粉条、水芹、芥头、甜菜、豆腐干，不放盐，先用老抽炒，再用小火烩，少许芝麻油。阿妈的味道香烹爽口，我一口气干了三碗！

在祖屋里住着、畅享年味，不断有新发现、新感觉。房前种满鲜花，小叔叔最得意过年时他的菊花争奇斗艳，屋后种果树，看来表妹夫奶奶最能干了，人们总会不时说到，这是奶奶种的荔枝，这是奶奶种的枇杷，那是奶奶种的菠萝蜜。城里人最关心洗澡、厨房卫生、拉撒方便什么的，这里样样都有，还好用。

上国村还是有名的长寿村，表妹夫家里百岁老人就有4位，村里80岁左右的老人竟有十几对。正月初十是七婆79岁寿辰，她与七公结婚58年啦！大家都要回来祝寿，还要放电影《战友》。这么一来，我们原本定好的回程又往后推了。要留下来为七婆七公加油，为上国村加油，如果把油加够，二老百岁，长寿村再添精彩，今后改称“十全长寿村”。那时还要回来讨酒喝哟！